



鞠藥如的小說

一塊二

門被推開一條縫，她就感到如山的黑暗閃爍般散來，而在這層層中攪拌着獸性般濃的野，更有似曾相似的氣息。

她摸到牆上的燈掣。雙眼在漆黑中射出不安與憂慮。亮，吊在牆角的兩粒日本紙糊燈罩同時亮。她有片刻的昏眩。

那日班機延遲起飛，抵達時已近午夜。她一路按着燈掣，鮮鮮拍拍的有一種挑皮的喜悅。驚醒了沉睡的夜。起初她不肯相信，也拒絕腦海中的任何一種假設，但一支牙刷可以在刷牙時被吞下肚的事實使她被迫接受眼前的情景。

我只有一个問題，你是懦弱到不敢對我說明而要刻意讓事情的發生來解釋嗎？

她將公事包扔進搖椅里，快步走向肇丹的房間。

今天這麼善忘的，讓屋子浴進黑流里。

藉着一點透過窗的月光，她摸進房。床頭燈被罩在一個小藤籃內，粉粉的柔光就漏過籃孔跳出來。

丹丹。
她習慣性的要替她撥開額頭的髮，拉拉棉襪，把抱枕放好，手一伸，却僵在半空。

丹丹？
她跳了起來，奔到門邊按下燈掣，電筒閃閃才亮起。她望着收拾整齊的空床，有好一陣子才想起胸裏有一口氣還未呼出來，閉塞得心跳聲也靜了。

丹丹？丹丹？
她緊張得聲音也尖了，就像是硬硬從喉間磨擦出來，只感到喉嚨裡有痛。

她狂亂的亮一屋的燈光，喊聲由小至大。桌面與冰櫃門都沒有留下小紙條，她站在對房內，未關上的窗讓五樓的風流入。

她設法使自己鎮定下來。她相信她，一個乖巧的小孩，轉眼就要進入中學了，有什麼事是這種年齡的孩子會做的？她開了壁櫃，看着排列整齊的午餐肉，許久也想不到為何要打開壁櫃。

媽咪，你又哭了。

是。

你還有我呀。
她抬起手背，把眼臉抹乾。

機會是攪，要在未溶之前嚼它的咸。他永遠也不會明白。

但我還愛他。
她奔進客廳撥電話。一個刻在腦里的數目字，記憶中只用過一次。

丹丹過生日，她忍不住，結果是她接的，只好無言的擱下。

世間的巧合往往是悲劇的開場白。她又聽到那熟熱熟，熟到底的聲音，居然先失了聲。

我原諒你，不是你我的關係，而是為了我自己。

策安。
你最好別叫我看到你，聽到你。聽我說一次。我拖着三個，你本事，又好看，是還有希望的。

不要我的聰明才智來洗脫你的罪惡。
她吼，搶過桌面未切的黃梨往地面一摔，梨肉黃黃的碎成片片。個個瞪得眼。只有母親，也是向來偏着她，幽幽的開了口。

是命。策安，你做姐姐的，就讓她去吧。
她抱起丹丹，一脚把籬笆的小鐵欄擰開，頭也不回的走遠。後來一直想不起怎麼會抱得起來十歲的孩子，也許是拖着走。

貯藏室，掛着開往天台的窄門門匙的鐵釘已生鏽。她伸出手去摸，只碰到鐵鏽的硬冷。

肇丹從校長室走出來，氣得眼睛都濕了。三天下來，全校都知道發生了一件事，而這事又大到非要動刑以儆大眾不可。

丹丹，我對你真失望。但我無法幫助你，這是校方的決定。

丹丹的憤怒超過了悲哀，使她有火燒的炙痛。她不知道應該怎樣面對，對誰說才好。媽媽面前是不敢說的，怕她為自己感到羞恥，而爸爸，她早就告訴自己她沒有爸爸。

每天負責接送她的私家車已離開，校園內突然變得空盪盪的，有說不出的陰深，向晚的風吹來都覺得異樣的冷。

丹丹，我再問一次，你功課好，又聰明，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沒有。
不要再否認，東西都搜到了。你是要警察來才肯承認，是嗎？

我沒有拿。我一點都不知道。

一連問了三天，丹丹已被恐懼與不服纏得失了聲，再問什麼也只是緊閉着嘴，偶爾斜視一眼胖壯的校長，輕薄的牽一牽唇皮。她第一次知道大人原來可以這樣的無聊。

她把自己的信念蒸得虛心不虛肉不跳，雖然確實是恐懼着，但是對自己的行為的後遺症感恐懼，所以看別人的眼裏就形成一種龐大無天的死硬。

書包帶了吃進她的肩膀，把肌肉撕扯得脖子也痛了。她沒搭過巴士，路倒是依稀可記，所以拖着半邊重體走路回去。

丹丹，這麼晚了，你還坐在這兒做什麼？我不是說過不可以上來了嗎？

那夜她沒哭，只是媽媽的淚以驚人的速度翻湧出來。她抱着膝頭仰望不停轉變色彩的星子，哀哀的說不出話來。

媽咪的心已夠傷了，我不能再刺痛她的心。眼淚是淚水，會灼傷別人的。

丹丹一手拉下一把垂到人行道上的木槿花葉，一小段一小段的撕個片片，暫時忘記鞋子，吃着腳趾，書包吃着肩膀的痛。

家在二公里外，她經過空空的足球場，知道再經過一個長滿野草的華人義山就可遙望到天台上伸展出來的紅棕葉，她的最愛了。

丹丹，爸爸要在這兒開一個空中花園，你喜歡嗎？

喜歡。
你要種什麼花？
我要種樹。
花不是美得多嗎？樹不美。
我喜歡樹。

那時節，阿，肇丹嘆一口氣，眼睛背後就禁不住一陣熱，推敲着淚腺。她彷彿見到自己，整個伏在父親的背後，冒險似的尖笑着讓父親從筆直的梯子上爬到天台。她從來沒問媽媽，事情為什麼會這樣，就好像她天天忍着心板上的擊斃，允許自己的眼睛望着妹妹神采飛揚的臉。

夜似只怪脚獸，一伸足就把家物壓塌。肇丹不時的跑到門口，掀開門帘子，閉起一隻眼，對着窺孔向外望，昏昏的門燈只照着一大灘的冷。

她把書包拿出來整理，探手進去一摸，就碰到一個紙團。她想了很久才想起是妹頭在休息節的時候遞給她的。

丹丹，送給你的。
是什麼？

回去再看。
她折開紙團，心底有一絲的溫暖與濃濃的好奇。一看，她像觸了電般跳了起來，手上的小熊臉快樂的在空中翻了個滾，拍的跌回地毡上。

肇丹幾乎是痛恨的覺得魂不附體，她不用那夾子夾來指頭試試它的緊，就已感到一陣夾心的痛。她的意識在瞬間跳到空白的盲點，胸心的吊桶。客廳的電話響聲突然划破了受阻礙般的靜止，她翻緊的神經被拉扯得更加緊，好一會兒後才回過神來。

肇丹奔進客廳里，一面帶叫着鈴聲別斷，別斷。她撲過去，真怕鈴聲戛然而止，彷彿一個唱高音的子女，忽然失了音，就會令人有斷了氣的壓迫感。

丹丹，是我。爸爸。

丹丹的興奮立刻降級三百度。她以為是媽媽，她決定將一切說給她聽。

丹丹，妹頭告訴我的事情了。你不要怕，我們會照顧你的。你說什麼？

我們決定了，你來跟我們住。反正你媽咪沒時間照顧你，我想她會答應的。

天哪！
丹丹把玩着鎖頭的手用力一按，就把鎖頭扣上。她驚的說不出話來。他們要帶走我，媽咪肯嗎？發生了這樣的事後，媽咪還要我嗎？

丹丹只覺頭腦裏裝滿了淚水，恐懼似支伸長臂的劍，輕輕一插，就把腦袋穿穿了。

那是真的了。每個人都相信我偷了東西。我沒有呀！我沒有！
丹丹緩緩的放下聽筒，不想再聽下去。淚水是擦也擦不乾的泉眼，她披著滿臉的淚，跌坐在地上。

你總是不肯承認，那很好，明天我總有辦法讓你知不誠實後果。

丹丹只感自己的心窩，火燒般的痛。她哭不出聲音，她要媽媽。她要抓住她的手。她要牽着她的衣角，她等她回來。她要她。

電話始終沒有再響起。媽媽最近升了級，她不知道她的新電話號碼。丹丹昏昏沉沉的坐着，只感到切齒般的難過。她想起她的補習老師，也許她會說幾句笑話，她要聽到人聲，那怕是一個嗚嗚也好，也是人的。

丹丹拿起聽筒，才看到鎖已上扣，電話再也撥不出去。那段日子補習老師常打電話到外地，一談就是半個小時有多。媽媽還怕了，只好加一把鎖，鎖匙放在抽屜內。丹丹失望得很，抽搭着放下聽筒。

她回到房，冷靜的處理地上的東西。一陣唧唧自門外響起，她側耳聽了一陣，不覺有異，臉色也變了。她蹣跚足走向門口，掀開帘子，閉起左眼，心口狂烈的跳着。她湊過臉去，觸着門柄的冷，望出去，一隻黑貓正舉起左掌，讓冷利的舌舔着。

丹丹的心陪同希望一起滾落。她後退一步，背倚着冷牆，輕滑到地面。哀傷的余韻還在體內徘徊，隨着鼻子的抽動，西谷米較大的淚水就順着滑濕的小臉，越過唇皮，一滴，一滴的，跌到手背上。

丹丹，記住媽咪的話，這世界上沒有人能幫助你，只有你自己。更多的淚珠滾了下來。

媽咪，你快點回來。媽咪，你為什麼還不回來？
丹丹的動作開始粗暴起來。她扯着頭髮，衣服濕透了。兩腳開始踢着門板。

媽咪，你快點回來，回來！
心里要說的話谷得要爆炸了。她一張口，哇得吐出傷音，大得使自己也嚇了一跳。

丹丹只感到四周空氣的重壓，好像到處都有一只鐵鉤手，要將她攫住。她扶着牆去拿鎖匙，開了通往天台的窄門。筆直的梯子高高硬硬的靠在牆邊，她吊着身子，一級級的向着滿天星子跑去。

策安趕到醫院的時候，一切都已成定局。
在狂亂的恍惚中，她只聽到一句話。

從這麼高跌下來，就像西瓜砸地一樣，哪裏還有得扳回來的。

策安呆住，身體無以名狀的痛了起來，像有人拿着一把刀子，在她身上割着割着割着，居然割到她的頭皮來，麻麻的只感一陣陣的刺痛。

手術床遠遠的推過來，她跳過去，一跌，就翻了個，往後就倒。

她替她整理衣物。
她不斷的告訴自己，我的女兒，她出門去了。很快的，她就會回來了，然後淚水就搭搭搭的扒了出來，她就氣憤他用力擦臉，把眼皮擦得更紅更腫。過後就淺笑了起來，為自己的哭泣感到好笑。我的女兒，呵，我的女兒，她出門去了。她出門去了，她還會回來。會回來？問號標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爆開出像炮竹的響，她就哭出聲音到暗啞。

她在放衣間的內部摸到一個紙團，順手一丟就拋到垃圾桶里。後來一想，慢吞吞的又掏了出來。她對着床頭櫃，把紙團開，但綁得太結實了，引起她的好奇。紙團得越多心就跳得越快，快把紙團開了，她可以感到硬硬的硬手。她反而有點害怕了。

她呆視着，良久，才把最後一層紙撕開。

啊！

女學生偷東西，畏罪跳樓身亡

(本報五日訊)一名女學生為偷幾個鉛筆夾，而……

她緊握着小熊臉鉛筆夾，并未感到手掌心的痛。只一眨眼，淚珠便成排成排的滾下來。

我的女兒，你還有什麼事沒有對媽咪說的？這是我沒機會讓你對我說？——呵。

鉛筆夾的尖角陷進她的掌肉里，她看着冒出來的血，不禁有一絲愜意的快意。

你沒聽媽咪的話，你沒聽！
她發了狂般拿起鉛筆夾就往身上拋，在腿上刮出一條一條長長的血痕子，不覺痛，連手背也刮出成河成河的血印。

你不要我！連你也不要我了！
她把鉛筆夾拋開兩邊，奮力的摔在地上。淚眼迷濛中看到小熊的臉內貼着一張紙，她爬過去拿在手上看：

SENG SENG
SUPERMARKET
L.C.401 \$1.20

第九屆(一九八九年度) 星座常年文學獎 初選作品

散文：

- 1 號的傳奇(楊熾)
- 2 夜半的貓(艾利)
- 3 我就這樣無言(楚風)
- 4 那一——(艾利)
- 5 關於那女子的(小女)
- 6 寫給自己的信(勉之)
- 7 小站(醉蝶)
- 8 只是一尾魚(醉蝶)
- 9 輝歌，我諦聽(林陽)
- 10 惑(醉蝶)
- 11 追月的那一夜(醉蝶)
- 12 仙人掌日記(勉之)
- 13 那個深夜(楊熾)
- 14 心情(勉之)
- 15 黎明的心情(黑以)
- 16 別讓生命等候(晚昇)
- 17 灰(梁展翹)
- 18 維慈(茅草)
- 19 午夜乾拌麵(晚昇)
- 20 我住在海角(芳)
- 21 關於十一月(迦崎)
- 22 那下午，伊忘了說再見(李裕娟)
- 23 家書(勉之)

詩：

- 1 呆了的世界觀(李謹光)
- 2 在醫院(陳全興)
- 3 情為七絕句(陳全興)
- 4 簽名(陳全興)
- 5 想你(夢揚)
- 6 傷口猶在唱歌(李笙)
- 7 落葉對根的情意(建安)
- 8 蒲公英(藍波)
- 9 星戀(夢揚)
- 10 星的聯想(李笙)
- 11 那天，我在星期日市集速寫(楊熾)
- 12 她(齊懿)
- 13 一個小山村的暮(文琦風)
- 14 另一段童話(蔡敬)
- 15 疑問(李裕娟)

小說：

- 1 那隻鴿子(艾利)
- 2 距(伊兒)
- 3 碎蛋糕(鑽石子)
- 4 我們是兩條平行線(雨精靈)



77
砂勝越星度社
文藝雙週刊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人世間

- 本期「煙火」公佈八九年度星度常年文學獎初選作品。這些作品是由「煙火」與「星度」副刊於八九年度刊登的作品中選出。初選作品再經選後已交由特約評審員評定分數，以決定各組得獎作品。此項文學獎之評審員，除了砂州文藝界人士外，也包括兩名西馬之寫作者，以收交流之效，並激勵本州作者致力提高文藝水準。
- 凡作品入選的作者，本社將於頒獎禮上頒發紀念品一份，以資鼓勵。頒獎禮日期與地點將另行通知。另外，九〇年度星度文學獎將繼續舉行。只要是九〇年間發表於「煙火」或「星度」，副刊

上的作品，都自動成為參賽作品。所以，快快把作品投來吧！
● 投稿截止日期：「煙火」第七十二期(二月十一日)所發表的一首短詩「關於存在」，被證實是抄自西馬詩作者李國七發表於新洲雜誌二九五期(八九年五月十五日)的詩作。希望這種事件不再發生。
● 本期繼續刊完狗狗如的小說。上期貼版時出了些差錯，第五章節結束後(末句為「她看到自己的臉，妹頭。」)應直接接到本期所刊的新章節。謹此致歉。
● 歡迎批評，歡迎投稿。(羅胡)